

巴西葡萄牙語在澳門

Raimundo Enedino dos Santos*

這一篇文章是討論巴西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如何推廣及認可巴西葡語的地位，本文會談論巴西葡萄牙語的資訊，而不會談及語言上的技巧，儘管如此，但仍然希望可以達到語言學術上的水平。

表面看來，巴西和中國的關係似乎只局限於經濟利益，而事實上，這種經濟利益是存在的，但是同時隨著貿易的展開，也有可能進行其他方面的接觸，例如，文化、旅遊、科學、科技進步等方面。

這兩個國家的相互認識現在仍然不是十分充分，僅以簽證發放體系為例。由於中國所採用的行政管理體系，香港和澳門兩個地區公民到巴西是不用事先申請旅遊簽證。一般而論，除了本地居民不知此點之外，即使是那些打算來旅遊的巴西人也不知情。主要是因為“一國兩制”的制度是非常難於理解的。一方面，巴西人民如果想到中國旅遊的話，在行政制度上要求他們要事先申請簽證。

除了距離遙遠這個明顯的原因之外，文化差異使得巴西人採取了一種遠離遠東的態度，而是將目光投向了北美洲和歐洲，因為他們與這些地區有著某種文化的相似性¹，但是巴西人亦有可能認識一點巴西的對華政策，其中包括在這一地區所設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應該注意到，現今設於香港的巴西總領事館在不久以前只不過是具有大使館地位的機構。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吸引了許多巴西人來香港。然而，長期以來，未引起巴西對澳門足夠的認識，香港一直是聯繫巴西和中國的紐帶。這似乎是因為澳門城中幾乎沒有巴西人，因為巴西自從獨立之後便陷於經濟發展不利的時期，並且在尋找商業夥伴中，沒有把澳門列入於可合作的商業夥伴名單內。

* 巴伊亞聯邦大學歷史語言學博士，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葡語系助理教授

1. 在日本的勞動者除外，其大部分為日裔巴西人。

目前巴西對澳門的態度有所改變，他們意識到巴西與中國的貿易都可以通過澳門進行的，因為澳門已經具有中國對葡萄牙語世界經貿合作交流平臺的地位。這意味著這個城市在此關係中開始具有了一個始料不及的特殊地位，可以說，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是促進了二者之間夥伴關係的動力。但這一個平臺未有疏遠巴西和中國的其他利益。在2009年，中國成為了巴西的最佳貿易夥伴，兩國之間的關係將日趨緊密。為了在世界市場上生存下去，也為了提高它的經濟結構，巴西正在尋求多元化的貿易夥伴，這可以說也符合中國方面的相互利益。

正是這種經濟關係使得數以百計的巴西從事製鞋業的勞動者來到了中國華南工業集中的地區落戶，20世紀90年代，他們逃避了巴西製鞋工廠倒閉的惡運，其原因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兩個國家之間產生了激烈的市場競爭。

同時，因為巴西航空業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影響，有一大批飛機師也來到了中國，甚至澳門也聘請了一部分的這類專業人員，但是澳門聘請的人數遠遠低於中國的其他地區。當然這是因為澳門接納這類專業人員的市場規模有限，這些巴西人縮短了巴西與中國之間的距離，他們中許多人相信，再也不會回巴西定居了。²近幾十年來，其他專業人員也開始來華尋求工作機遇，但規模較小。

但是這些經濟波動沒有使得中國對巴西人開放的市場呈現一種均勢的文化衝擊。澳門的情況是巴西人無法想像的，除了中國國家語言普通話外，葡萄牙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但僅僅有官方語言的特殊地位，因為它不像普通話那樣得到運用。到處可見葡萄牙語的路牌，其中一些路牌聽起來還蠻有詩意，但大部分居民都看不懂，因為他們不懂葡萄牙語。實際上，葡萄牙語是本地區使用較少的語言之一。本城使用最多的語言是廣東話，這是大部分居民的母語。其次是普通話，因為它是官方語言，再加上來自中國大陸移民普遍使用的原因。

然而，外國人可以用英語溝通，毫無疑問，英語是一種國際性的語言。它在澳門找到了一種世界性的環境，但是在澳門使用的英語與

2. 由於臨時合同制，有些人感到在澳城定居無安全感，因為他們相信，經濟下滑可能導致他們輾轉他地。

香港所使用的英語不可同日而語，必須尊重雙方採用的歷史因素。由於缺少可靠的統計資料，現在也不能說葡萄牙語已經佔有了交流語的地位，因為官方數字顯示具有葡萄牙國籍的人多於具有菲律賓國籍的人。然而，世人皆知的是，相當大部分的華人儘管不懂得葡萄牙語，卻有葡萄牙國籍。葡萄牙語是在澳門佔第四位的語言，這一說法是值得商榷的。由於菲律賓人一般都使用英語，所以提高了英語統計的數字，只要看看澳門馬路上使用他加祿語的菲律賓人就可以肯定他加祿語在澳門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中佔第四位。

這樣，葡萄牙語雖貴為官方語言，然而使用葡萄牙語的人佔全澳人口中非常少的數量。澳門不是一個傳統的殖民地，多年來，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統治是得到了中國中央政府允許的，有些人稱其為租地，然而，在此產生了大部分殖民地（巴西和安哥拉除外）的語言接觸，採用了一種克里奧語。在此被稱為澳門土語或澳門語，使用澳門語的居民佔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他們一般都是葡萄牙混血兒和馬來民族、中華民族及東方其他民族的後代。一般來講，這部分居民在學校中學會了葡萄牙語，其目的是為了從事使用葡萄牙語的人所設立的工作崗位。這表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機會。

因此，澳門使用葡萄牙語的居民都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混血兒後裔、非洲人及印度人。一般來講，這後兩個族群都有葡萄牙國籍。由於獨立而離開前殖民地時，給予了他們葡萄牙國籍，所以他們都使用講葡萄牙語。他們除了具有外交豁免之外，他們使用的是歐洲語言標準的葡萄牙語，因為澳門所採取的是歐洲葡萄牙語。

面對這一現實，在澳門居住的少數巴西人顯得更加的突出，因為他們是巴西葡萄牙語使用者。這與歐洲人在澳門採用的歐洲標準的葡萄牙語不同，與葡萄牙其他一些直接採用歐洲葡萄牙語標準的地區所不同的是，巴西發展了一套具有自身特點的葡萄牙語的變體。這些特點都是因為長期的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尤其是在18世紀³，已經與歐洲

3. 參見斯蒂芬·帕金遜，〈葡萄牙語〉，載伯納德·科姆里（編），《西歐主要語言》，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1987年，第250-268頁。

標準的葡萄牙語產生了不同之處。⁴除此以外，巴西葡萄牙語還擴展到了安哥拉，直至到19世紀，一直保持這種影響。葡萄牙對安哥拉的控制隨著巴西得到了獨立而中斷，這樣安哥拉如其他的殖民地那樣，便又採取了宗主國的語言⁵，然而巴西葡萄牙語仍然是歐洲葡萄牙語影響之外的一種葡萄牙語變體。這裡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如何看待巴西葡萄牙語變體與葡萄牙標準語的關係的問題。通常而論，歐洲的殖民政權及後來的巴西精英階層代表強加給了人們一種關於巴西葡萄牙語的真實價值觀。據此觀點，巴西人民不能說好葡萄牙語，這一態度是很難逾越的。毫無疑問，葡萄牙語的變體之間有差異，但是不能夠從質的角度衡量上述的差別。

這種為了荒唐的理論而展開鬥爭的任務應該交由語言學家來完成，在澳門的情況下，談及此問題是屬於外交層面的交涉。現在我們要來談談與學校學生的接觸，來看一下語言歧視的問題。⁶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在巴伊亞聯邦大學任教時開始與學習葡萄牙語的外國

4. 變異社會語言學源於變異和變化的概念。它是一個威廉·拉波夫理論建構（參見《社會語言學模式》，馬科斯·巴尼奧，瑪麗亞·佩雷拉·舍萊爾瑪塔，卡羅琳娜·羅德里格斯·卡多佐譯，聖保羅，拋物線出版社，2008 [1972]），起源於20世紀 50年代的實證研究。據這一觀點，如同社會標準的劃一，語言會有不同性質的結構變化。換句話說，除了風格，語言中有劃分不同社會階層的分水嶺，因此有可能檢測到某種語言的使用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差別。

資料來源：衛文道

5. 必須學會洞知口語和書面語言中的不恰當語言規則的使用及某個社團所採取的口語用法。在澳門，很容易看到，由於葡萄牙語知識的不足而造成的書面語的偏差。僅舉一例。在鏡湖醫院的電梯裏的告示中，可見“*emeroênoia*”一詞。此詞中在葡萄牙語中並不存。但是，根據它的前後文，葡萄牙語的使用者可以猜到它想說的是“*emergência*緊急情況”。另一個例子是來自澳門大學的情況：圖書館大樓和東亞樓之間，可以見到“*peoses*”。據上下文，應該使用“*peessoas*(人)”。此外，還有一些情況清楚地表明，口語級的用法借用於書面形式而且為社團所接受。這便是“*beneficiência*（慈善）”情況。其傳統用法可追溯至拉丁語，經歷一個被稱為“俗詞源”的過程，現在寫為“*beneficiencia*”，旨在使其與詞源“*benefício*（慈善）利益”（參見本註釋的照片）。這違反了傳統書面標準的寫法不為許多澳門的歐洲使用者所察覺。此種情況也延伸到大學生中。我有一個同事（因為不是落成文字的說法，不具出處）堅信，這是葡萄牙媒體寫法。可以看出，實驗表明這種變異從歐洲傳到了澳門。這兩個書寫體系，從源流上不論是競爭的，但在中國並不對此感到大驚小怪。

6. 希望更多了解社會環境中語言歧視主題的人，建議您閱讀馬克·巴尼奧的《語言的偏見：何謂，何行？》，聖保羅，羅耀拉出版社，1999年。

學生接觸。⁷從那時起，可以看到外籍人士，包括西班牙人，去巴西學習巴西葡萄牙語人的數量，他們根本沒有對巴西葡萄牙語的國際有效性提出質疑。

這一年代初期，我們在巴伊亞聯邦大學教授本地學生文學時發現他們具有各種成見，對巴西人使用的葡萄牙語有某種負面的看法。

這種負面的感覺可以說是殖民過程的結果，並且從質量上降低了其他民族的語言才能和潛能，以此來證明在殖民地環境當中所建立的那種剝削的體系。在巴西的情況下，這種情形貫穿整個學校學習過程，最近幾十年來⁸，通過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改觀。然而，修讀文學系的學生還帶有現在尚存的某種意識形態說教的殘餘觀念，我們與這些學生初期接觸便是要摧毀這種對母語的形成的負面形象。對巴西人使用的源自巴西文化的融合在一起的語言的譴責在目前的教育中，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因此，不願意接受他們為所使用的母語在概念上完全淡化。

這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巴西人是單一語言使用者。巴西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幾乎所有人都使用葡萄牙語的國家。有可能在巴西境內旅行而不需要使用另外的語言。甚至還可能越境與使用西班牙語的人進行溝通，因為這兩種語言是相通的。面對這樣的事實，沒有鼓勵人們去學另外的語言，而且人民也沒有感覺到這種必要。這種情況隨著世界市場的新需要而正在產生變化。

如果這是巴西的現實情況的話，那麼實際上從19世紀初，葡萄牙的權力中心遷往里約熱內盧便促使了獨立於葡萄牙的過程的產生。在其他前殖民地，由於近期獨立的思想，對語言理想類型無可避免地反映對歐洲標準的選擇，而輕視巴西葡萄牙語或者是另外一種土著語言模式。

7. 巴伊亞聯邦大學是一個最活躍的致力於外國人葡萄牙語教學的巴西公共機構 (<http://www.lettras.ufba.br/>)。因為它擁有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和位於一個氣候條件優越的地區，來此求學的人數舉世無雙。關於外國人葡萄牙語教學的詳細情況，可參見文學院 PROPEE的網站：<http://programalingua-portuguesa.blogspot.com/>

8. 建議閱讀路易·讓·考維的《社會語言學：批評性導論》，馬科斯·馬而喬尼拉譯，聖保羅，拋物線出版社，2002年（1993年）。[在尖舌；41]以對社會語言學有一初次接觸。

現在我們任教的澳門大學的葡萄牙語學生對巴西老師的有用性產生懷疑，他們說勞動市場所要求的是熟練掌握歐洲葡萄牙語的人才，這還適用於學習法律的學生。他們強調他們需要葡萄牙語，僅僅是為了他們專業方面的內容。法律專業方面肯定要用葡萄牙語，因為本地保留了葡萄牙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在中國另外一些大學中學習葡萄牙語的學生或者那些將來澳門學習葡萄牙語的學生，他們對教授以何種葡萄牙語變體教學持無所謂的態度。

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這種對巴西葡萄牙語的偏見在澳門顯得尤為強烈，因為從一方面來講，本澳的居民對葡萄牙語感興趣是基於對與同前宗主國的相處持有懷念，因為與這個給了許多人國籍的國家還有感情聯繫。相反，巴西趨向於承認歷史上形成的傳統，一般來講，人們是出於一種各持己見的態度來看待葡萄牙語，並且無法說明對兩個主要的葡萄牙語變體的形成的看法。

自從我們對使用者的想像模式有所知之，便可以斷言，想像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不是任何一個語言使用者的方言，它肯定只屬於一個想入非非的世界，只能是這樣的。每一種語言的使用者的語言行為，即便他在獲得了大學的文憑之後，也不會嚴格地遵守在多年學習的過程中所學到的語法知識。這產生的原因很簡單，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學會的只是書面語的規則。許多情況下，學校使他漫不經心，甚至不注意寫作，不注意寫一篇好的文章來為實際或科技服務。這實際上是學校在教授母語中的基本作用。這種基本作用突出的是語言的書面語，然而，沒有一位語言的使用者講的和寫的一樣，因為口語有其自身的規則。某些方面同於書面語，另外一些方面有異於書面語。書面語被認為是語言的最高境界。口語的學習貫穿一生，而作為母語使用的人並沒有注意到語言內部和外部的規則。

正是口語體現了一種語言的精髓，世界數種語言不具備書面語。另外一些語言沒有書面語卻存在過。因此，書面語只是某種語言概念的體現，並沒有體現所有口語當中的用法。

在葡萄牙語的情況下，最近500年以來，所有的口語都得到了變化，因為語言的變化是由使用者世代學習造成的。儘管它產生的過程

是非常緩慢的，書面語也會出現語言變化。⁹巴西和葡萄牙之間遙遠的距離便帶來了兩個國家書面語之間的差異。¹⁰儘管巴西葡語和葡萄牙葡語的書面語有自變化產生的差異，但是它並沒有導致大西洋兩岸、在葡萄牙語產生的對岸的書面語互不相通。

這種看法應該日益發揚光大，但是有些政治障礙卻為語言專業工作者造成了一定困難。語言工作者的工作之一便是向非專業的大眾，傳播語言的新發現。因此，這類活動並不局限於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工作。研究者和教育者所履行的僅僅是學術角色。除此之外，在非專業媒體上發表文章也意味不算學分，然而這應該得到克服，因為有必要跟這些習以為常的偏見作鬥爭，每個人一旦離開學校以後都應該與之做鬥爭，語言學家有責任消除關於語言的謠言，這些謠言不過是反映了意識形態立場的說法，這在葡萄牙語而論，是必須解決的中心問題。

然而應該強調的是，在講葡萄牙語的國家所使用的書面語是同樣的。如果說巴西的葡萄牙語不是一種獨立的語言，這種觀點並不是現在才有的。一位著名的葡萄牙學者阿道夫·科埃略¹¹，在19世紀中葉便說：葡萄牙語的兩種主要變體都沒有能夠保持它原來的特點，因為雙方都是在不斷變化的。這是口語的自然過程，但雙方變化的過程有所不同的。¹²

巴西的葡萄牙語保留了某些古老的特點，但它也提供了某種語言的變化，因為它得益於聚焦了世界各國的人們於一地這一事實。他們

9. 在這十年中，一部專門涉及此問題的經典著作被譯成了葡萄牙語。原文是美國研究人員烏利爾·微雷特，威廉·拉波夫和馬爾文·赫爾佐格於20世紀60年代寫作的。凡是想開始嚴肅研究的人員必讀：《語言變化理論的實證基礎》，馬科斯·馬而喬尼拉譯，聖保羅，拋物線出版社，2006年（1968年）。

10. 想要更深入地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變異，必讀克賽留《同步，歷時和歷史》，里約熱內盧-聖保羅，存在-聖保羅大學出版社，1979年。這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在書中長篇大論地討論了某一特定的時間片段，所謂的同步。歷史便是這些同樣性質的片段，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的總和。

11. 參見F·阿道夫·科埃略，《非洲、亞洲和美洲的羅曼或新拉丁語方言》，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刊，第3系列，第8號，里斯本，官印局，1882年，第451-478頁，2009年11月25日引自：http://purl.pt/24/3/pp-28-3-v/pp-28-3-v_item3/pp-28-3-v_PDF/pp-28-3-v_PDF_08-G-R0072/pp-28-3-v_0000_449-478_t08-G-R0072.pdf。

12. 關於傳統形式的保護或取代競爭的形式，值得一讀的是塞爾索·庫尼亞的著作《巴西葡萄牙語的保護於創新》（車軸與車輪，貝洛奧里藏特，1986年）。

都開始使用葡萄牙語。在巴西的許多土著民族，非洲人、歐洲人及亞洲人的後裔他們已經不使用他們祖先的語言。¹³

這些居民用葡萄牙語代替了他們原來的語言，這使得葡萄牙語成為了巴西99%多人口的母語。即便是那些前輩到達巴西僅僅有一個世紀的日本裔巴西人，他們在適應日本生活時也遇到了困難。他們從80年代起，開始不斷的向日本移民。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些在遠東尋找就業機會的年輕人日本語掌握的不好。我們可以來看看這部分人口是如何地認同葡萄牙語的。即便是在他們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的日本裔巴西人也為他們的子女創辦了學校，以便他們有機會學習葡萄牙語的內容。¹⁴在當今的日本，巴西葡萄牙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是多虧這批重返故土的日本裔巴西人，因為他們同葡萄牙人有過長期的接觸，這在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儘管巴西葡萄牙語在澳門好像是沒有重視的，實際上巴西葡萄牙語是世界上講的人數最多的葡萄牙語口語。當然，這不是一種劃一的語言¹⁵，因為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巴西土著人也明顯地感到各地區的差別，這一點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講，他們需要特殊的訓練才可以學會這樣做）。¹⁶“葡萄牙語觀察站”¹⁷這個網頁給我們提供了

-
13. 達西·里貝羅的研究談及了各族人民建立了被稱為巴西的國家。作者雄辯地揭示了巴西歷史和人類學的數據（參見達西·里貝羅，《巴西人民：形成及巴西的意義》，第2版，聖保羅，文字公司出版社，1998年）。
 14. 也許這反映了逃避日前的社會不景氣時刻的戰略。應該注意的是，由於日本經濟遭受了巨大的衝擊，出資獎勵日裔巴西人離開日本。
 15. 不存在相同的自然語言。所有語言都有其內部多樣性。儘管使用者不察覺，對世界各國最不同的語言所做的社會語言學研究表明，即便在兩個人之間不可能有相同性。關於這後一點，在生成語法的視角內，大衛·萊特富特，在其著作《語言的開發：獲得，變化和進化》，牛津Blackwell出版社，1999年版本中斷言，語言的改變是在兒童語言的學習通過最小的變化取得的。只有經過了數代人之後，才會顯現出語言模式可能的變化。
 16. 如本文闡述的那樣，必須考慮的是，沒有一種天然語言是劃一的。所謂語言的標準化只是為了規範書面形式。因此，必須有敏銳的頭腦才能讀懂有關語言統一或國家統一，如西爾維奧·埃利亞的著作《巴西的語言統一》，里約熱內盧，標準出版社，1979年或巴博薩·利馬·索布利紐的著作：《葡萄牙語與巴西的統一》，第2版，里約熱內盧，若澤·奧林匹奧出版社，1977年。
 17. 葡萄牙語觀察站。 <http://www.observatoriop.com/>

許多資訊，尤其是關於葡萄牙語的資訊，提到了葡萄牙語分佈的百分比。在這個網站中，我們可以看到87%的葡萄牙語使用者是在美洲。

現在的葡萄牙語已經不具備大航海時代的那種重要性，為了瞭解此斷言的意義，必須考慮到歐盟已經決定接受葡萄牙語為主要語言之一。無可否認，葡萄牙語在全世界的使用人數也是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之一。一開始葡萄牙語如同希臘語一樣，是一種邊緣性語言，曾經有過它的威望。然而，從國際互聯網來看，只有一小部分是用葡萄牙語寫成的。不可能從數量上來衡量某種葡萄牙語變體或另外一種葡萄牙語變體使用的頻率，但巴西肯定是在虛擬世界中參與程度比較高的。總是希望巴西主要是考慮到使用巴西葡萄牙語人的數量，比其他國家生產更多的葡萄牙語內容，人口的份量有其重要性。巴西葡萄牙語目前已經通過巴西電視劇、電影，主要是巴西的音樂傳播到各地，它在不斷地增長，至2050年，無疑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8種西方語言的之一。它的主要基礎是其人口數量（參見“葡萄牙語觀察站”）。

似乎這在澳門並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使用巴西葡萄牙語的人不多。令人難以接受是，澳門媒體將被採訪者的巴西葡萄牙語翻譯成歐洲葡萄牙語，這裏我們暫且不談為何會產生這種現象。這種態度根本沒有必要，因為巴西所講的葡萄牙語與世界上任何一個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是同樣有效力的。除此之外，還要看到，任何一個掌握了某種語言基本知識的人都可以聽懂人們的口語，也能夠看懂巴西寫的葡萄牙語。唯一可以解釋的是與標準的歐洲葡萄牙語的理念基礎有關，及對其他變體的偏見。葡萄牙語這兩種主要變體在所有語言方面都存在差異，但是其他國家的葡萄牙語使用者更加聽慣了巴西葡萄牙語，而不是歐洲的葡萄牙語。這裡討論的口語和書面語的問題遠未考慮到現在施行的新正字法規則，因為這與其說與語言學有關，還不如說與政治有關。正字法是代表某種語言的書寫形式，它並不影響到語言的本質，這是書面語當中唯一的有規律支配的部分。本文便是以巴西目前通行的新正字法規則書寫的，即便如此，它還是用一種很明顯的巴西風格寫作的。在所有實行葡萄牙語正字法的地區，所有的文章仍不可避免的擁有本地特色。澳門不是一個國家，因此沒有同澳門

簽訂正字法協定，也沒有同中國簽訂這個協定來採用新的正字法規則。任何一種葡萄牙語文章採用何種正字法必須尊重每個書面語言使用者在寫作當時所採取的態度，這同本地區使用何種英語寫作的政策相同。

無論如何，在中國似乎形成了一種運動，讓巴西的葡萄牙語在澳門獲得某種代表性。這種情況在澳門大學¹⁸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在澳門大學葡萄牙語系教員中已有6個巴西教員。值得注意，這完全是中國的態度。它實際上與在中國工作的製鞋工業的勞動者和駕駛員相同。巴西作為一個國家，在中國所設的葡萄牙語專家組不多，因此，巴西當局應該招募更多的人員來中國正式傳播葡語。

考慮到最近的情況，似乎現在要行動起來，改變這種局面，因為去年以來，在中國的兩所大學中已經增加了巴西葡萄牙語能力測試點。這意味著任何一個中國專業人員如果想要到巴西工作或者任何一個專業的中國大學生要對巴西的某個高等機構感興趣的話，他們必須出示CELPE-BRAS的證書。¹⁹然而，巴西還要進一步推動它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推廣葡萄牙語，以提高巴西在中國的影響，主要是文化方面的影響。

因此，急需在中國傳播巴西文化。要完成這項任務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立一個巴西文化中心²⁰，此類中心的作用必定是巴西文化傳播者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承擔傳播巴西葡萄牙語的任務，為何澳門有此待遇？除了香港是巴西總領事館的所在地，首要的原因是中國中央政府將與葡萄牙語國家來往的任務交給了澳門，因此成立了一個上面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貿易平臺，而且中國教育的規定要求大學生有必要在一個講葡萄牙語的國家完成學業時，可以選擇澳門。因此，有必要正式接受葡萄牙語的另外一種變體。堅持一種變體的壟斷性的話，它有違

18. 有關表格可見葡萄牙系的電子郵件地址：<http://www.umac.mo/fsh/dp/>

19. 討論中可以看到，兩個主要的葡萄牙語變體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這反應在雙方的能力證書是不同的。因此，計劃在巴西學習或工作的將葡萄牙語作為外語來學習的人，必須接受CELPE-BRAS葡萄牙語能力測試。這一測試每年兩次。通常在4月和10月。如下地址提供細節：<http://www.inep.gov.br/celpebras/>

20. 讀者可以通過以下的鏈接，在外交部的網頁上獲得更多的關於巴西文化中心的資訊：<http://www.dc.mre.gov.br/lingua-e-literatura/centros-culturais-do-brasil>

提倡國際關係的全球化的精神。克服了這一困難之後，當地可以得到一個巴西文化中心的支援，可以推進中國學生接觸巴西，而且無需前往巴西。

一個文化中心很有可能使巴西葡萄牙語更加為中國學生所熟悉，換句話說，巴西葡萄牙語更加有機會在中國傳播，降低現在仍然存在的文化真空。以此，中國和巴西之間的聯繫更加鞏固，可以推廣到其他的領域，而不僅僅是經濟領域。這便是在澳門傳播美洲葡萄牙語的宗旨。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上兩個地理位置如此遙遠的兩點之間的合作將會得到持續性的發展，更加有效，還會在文化和葡萄牙語領域有更多的交往。

